

漢人宗族與組織、村落田野調查演講側記

講者：陳中民教授

時間：2024年10月5日 13:20-16: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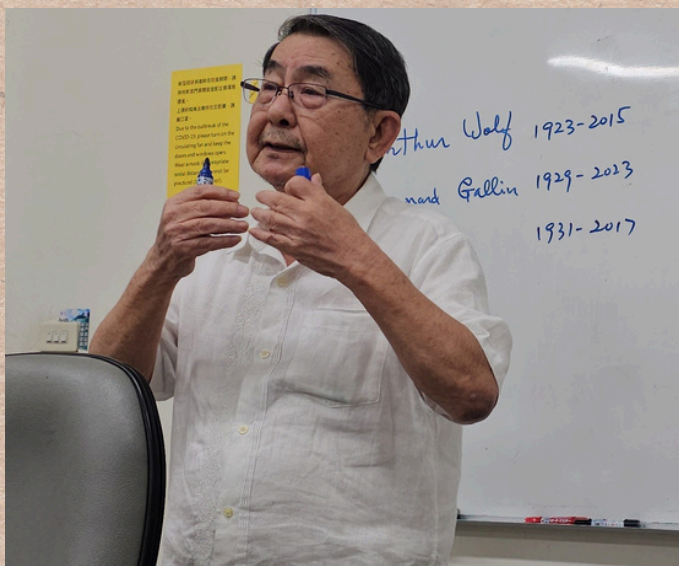
紀錄：呂函螢（臺文所博士生）

台灣人類學的轉型：從原住民到漢人社會的探索

在1960年代中期，台灣的人類學者開始將研究焦點從原住民轉向或是擴大至漢人社會，這一轉變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。本次演講將探討此轉型的原因、漢人社會中的宗族組織及祖先崇拜的重視，並分析這些元素在當代社會的變遷。

人類學研究的流變

首先，台灣人類學界的轉型可追溯至幾位關鍵人物。美國人類學家Arthur Wolf（武雅士）是一位深入研究台灣漢人社會的學者，他的田野調查集中在新北市的土城和三峽地區，當時該地區仍保留著濃厚的農村特色。另一位美國學者Bernard Galli（葛伯納）則在彰化鹽埔鄉新興村進行研究，出版了Hsin Hsing, Taiwan: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，為漢人社會的研究奠定了基礎。李亦園教授作為台灣人類學的重要推動者，將漢人社會視為文化變遷的「實驗室」，認為台灣的特殊歷史與地理背景使其成為研究漢人社會的理想場所。



宗族組織與祖先崇拜的重視

台灣的漢人社會中，宗族組織和祖先崇拜被普遍認為是其重要特色。這些元素不僅反映了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，也顯示出文化傳承的重要性。然而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，這些傳統特徵逐漸式微，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。在當代社會，宗族組織的功能和影響力受到挑戰，尤其是在都市化的背景下，許多漢人社會面臨著傳統價值觀與現代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。因此，學者們對這些現象的關注不僅是對歷史的回顧，也是對未來文化走向的思考。總而言之，台灣人類學界的轉型是多方因素交織的結果，既有外來學者的影響，也有本土學者的探索精神。對漢人社會的研究，不僅豐富了人類學的學術內涵，也為理解台灣的文化變遷提供了重要的案例。在當今社會，重新審視宗族組織和祖先崇拜的意義，對於探索文化身份和社會結構的演變具有重要價值。

晉江厝的田野調查研究

在陳中民教授的研究中，他選擇了台灣彰化的泉州厝作為調查地點，在論文中以晉江厝的化名呈現。泉州處由兩個行政村組成，分別是泉州村和泉厝村。這一區域的地方自治歷史使得泉州厝成為一個自然村，但因為戶數過多，必須劃分為兩個行政村。他的研究圍繞著這個村落，特別是如何進入這個田野進行調查。

剛開始時，村民對於外來者的到來充滿疑慮。尤其是當村民聽到兩名研究者從中央研究院前來調查時，村民們可能會擔心這是政府查稅或調查迷信活動。然而，幸運的是，他們通過私人的關係獲得了當地居民的信任。透過一位校友的介紹，以及一位國大代表的推薦，我們逐漸被接受。

漢人宗族與組織、村落田野調查演講側記

在泉州厝，他們遇到了一位非常友善的老婦人，周天啟的妻子黃桂女士。她在日據時代接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成為當地的知識分子，並慷慨地讓陳中民教授等人住在她的家中，無需支付房租，且悉心照顧他們的生活。這使他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進行田野調查，特別是在宗族組織和祖先崇拜的議題上。

在為期六個月的研究中，陳中民教授的主要任務集中於宗族組織和祖先崇拜，而他的同事則專注於宗教信仰和乩童研究。隨著研究的深入，他們開始了解宗族和祖先崇拜在漢人社會中的重要性。

根據前人的研究，宗族組織與祖先崇拜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。祖先崇拜不僅有助於維持宗族的延續，還能強化成員之間的聯繫。這類儀式通常會在春秋季節進行，透過這些聚會，族人得以重新認識彼此的關係，並加深對共同根源的認同。也觀察並歸納出傳統宗族必須具備的功能的流變：

1. Corporate Group 財產祖田 祭田→不存在了，因耕者有其田，祖產被迫發放賣給佃農
2. 系譜→尚存不太完整的系譜
3. social control→不存在，有問題找村長
4. protect a defend of members→還有點作用
5. social welfare→不存在，由地方政府從事
6. public works→不存在，由地方政府從事
7. Tutoial education→每個村落皆成立

在比較漢人社會與非洲部落社會的研究中，他們發現宗族組織和祖先崇拜同樣扮演著政治組織的角色。非洲的宗族組織通常會處理公共事務，保護成員並維持社會秩序，漢人社會的宗族組織同樣在村落中發揮著類似的功能。

最終，他們的研究不僅探討了泉州厝的宗族與祖先崇拜的具體情況，還引發了對於漢人社會與其他社會結構的比較思考。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有助於理解台灣的文化與社會結構，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。

